南山石

市直 李焕龙

最初吸引眼球的，是我儿时迷恋的“地道战”。两块银灰色的巨石各有一座小楼的体积，它们的身子浑圆如同两只巨薯，立成直愣愣的擎天之柱，柱身连着溪水的两岸，中间夹着深不见底的乌滩，顶上架着密如柴棚的荆棘。当我们用木杈顶开荆棘之门，抓住垂于两石之间的荆条，踩着石皮上凸凹不匀的路线，小心翼翼地钻过石门，便是另一番景象：一方平缓之地，一泓清水两边，两军对垒，气势豪壮——左边的雄赳赳如秦陵的兵马俑，右边的气昂昂似广场上的阅兵方阵。

我的第一反应是目瞪口呆，第二反应是张口结舌，第三反应是大叫一声。当同伴听清了我的叫声，也惊叫了一声“地道战！”走在前边的另一同伴看了一眼我俩，又看一眼我们头顶的巨石、藏身于对岸石缝之间的炮型石纹，感叹一声“地道战！”于是，我们跨过这两军对垒的“布阵图”，匆匆向前，向前线进发。在石之遮挡、树之护荫间，我们时而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去观赏石纹演绎的战争；时而开启手机上的照相、视频功能，去拍摄战地遍布的石马、石牛、石车、石人。当我们重归“石器时代”，在这冷兵器战役的“遗址”上流连忘返，心已完全归于那个时代，人便穿越于古今。

继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一幅敞亮的“天浴图”。当一块块被溪流洗净的山石，光亮亮的亮出凝脂的玉体，在蓝天白云下、在绿叶浓荫中，尽情尽兴地享受着日光浴，我的眼前蓦然走出了从古至今、众所公认的那些标志性美女。哦，这不是以肥为美时代的代表人物杨玉环，正在演绎唐乐《霓裳羽衣舞》吗？哦，这不是以瘦为美的杨丽萍，正在深情献演的《孔雀公主》吗？哦，是的。她们或歌或舞，或唱或诵，都在尽情展演着各自的才艺。而那些不声不响的，却用以静制动的神功，释放出她们那超人的能量。当躺于巨石之上的那位仰天长歌者唱羞了太阳，我相信了美女可以“闭月羞花”；当显形于水中的那些竞舞者舞散了山影，我坚信了美女确能“沉鱼落雁”。当我们静悄悄地静坐于麻柳树下、糙石之上，以柳下惠的心态坐出君子状，静心观赏着苍天赐予的《天浴图》，心中只有一念：感恩天地！

进而让我身心为之一震的，是跨过乱石滩后，猛然坦现的《出殡图》。看那，右岸的岩石，以其正中的黑色，活现出一副棺材，而正中的褐色盖布是竟然是那样的凝重，那样的形似。与水相平的那道石缝及其沿缝长满的青苔，酷似一条粗壮的抬杠，而“杠子”两头分列的队伍，不正是抬丧者、护灵者和送葬者吗？哦，是的，是啊！你看，前边那个低头而行者，抱着灵牌；后边那个掩面啼哭者，哭掉了手帕。再细看，这黑油油的黑火石灵柩，似是一个透明的水晶棺，里边躺着的老人显出了高高的官帽、安详的神态。站在溪水对岸的我，看到了父亲出殡那个正午，挤出乌云的一缕阳光；看到了母亲出殡的那个黎明，山路上数不清的乡亲……看着，看着，我们这些观赏者、拍摄者，也成了图中人，在沉默的石上，在荡漾的水中。

这些活灵活现的奇景，隐身于凤凰山北坡的恒口镇南月村，呈现于梅子铺西侧一条名叫“大南沟”的溪水间。

凤凰山是地壳运动隆起的一座孤山，它让汉江在石泉县与汉滨区之间改了道，自立于月河与汉江之间，而汉江故道月河川道就成了安康境内唯一的一处盆地状的米粮川。

那么，山北之水流，何以称为南沟？这是月河川道、秦岭南坡人对凤凰山的称谓。因为凤凰山陡峭，无法耕种，只长用材林和薪炭林，故而月河傍山而流，河北漫出大片田地，北坡布满延绵不断的房屋。人们开门向南，凤凰山便被通称为南山，不同地段的山水也有了不同的名称，大南沟、小南沟，就在汉滨区、汉阴县交界区的那道黄龙岭旁，流域面积十来公里，涉及恒口镇南月村、袁家庄村和安乐社区。其实，这“南月村”是近年来并大村并成的，原来分别为小南沟村、明月寺村。我们游览的这条大南沟，发源于凤凰山半山腰的流蜜洞，在明月寺上游一片原始森林的深处，有一长着钟乳石和苔藓的山洞，石上淌着汗珠般的水滴，苔藓上流着串线的水珠，当这些水滴和水珠流出山洞，在洞口的阳光辉映下泛出亮光，如同流蜜般晶莹剔透，便被采药的、打猎的和躲土匪的好奇山民传为“流蜜洞”。当然，此洞有这美名，还因此水蜜甜。甘甜的山涧细流由此而下，七拐八弯的，竟然绕行八个山头，纳了九条溪流，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灌溉万亩良田，滋养千户民众，跨越袁家庄村、安乐社区，在梅子铺集镇西头汇入月河。

我所迷恋的三幅图景，在其上游。溪水绕过两个山头，已呈河流之势，但因不是缓缓而行的河流地利，而是两山夹一沟道，笔挺而行的飞流直下，那水便将沟道的乱石一块块地冲下来，一天天地冲刷着，久而久之，这段慢坡之溪便布满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奇石。

你看这水潭右岸的三块巨石，是多么象形的“天书”呀！在水潭的左岸，那坚硬的竖体岩石已让水冲成了光亮的石墙，因而，每有水头来袭、水浪来冲、水波来荡，均在此石上撞个回头浪，以其大小不一的回力去冲击右岸。而右岸的页岩石，虽因其巨大而不被撼动，但其岩层的纹路却成了水力修饰的构图，一天天的冲击，一年年的摩擦，天长日久，便成了一道道的波纹。而且纹路的自上而下，形成层级，也与潭口的石层有关。这潭口的连体石墙，不是固若金汤的坚石，而是从左岸坡地延伸下来的“油饼石”，它质软，易碎，且每层只有指头厚，极易在山洪暴发时像揭油饼般被一层层揭去。这样，每揭一次潭口，水潭的水位线便下降一次。于是，水位线的波动与改变，就让右岩的页岩石形成了一层层的书页，那巨大的天书便是溪水在修饰巨石的长期积累中为我们创造的“文化石”。

你看这一处白火石，多像一道“豆腐宴”呀！周边那些大小石头，一个个蓬头垢面、龇牙咧嘴、乱七八糟的，而水底的、亲水区和水边的石头，却一块块细腻如豆腐块、鲜嫩似豆腐条。这两块与水流平行的巨型豆腐块，本为一个连体，只因中间被水切开了一米深、两米宽的距离，便成了这个露天豆腐宴的招牌菜。飘落其上的一片片红叶、黄叶和一星星桂花，如是辣椒、花椒、葱花、蒜泥和姜米，调料齐备，五味俱全，诱惑我满口生津。由此，我想到了那困难年代，母亲为出嫁我大姐而做的豆腐宴。那长方形的白色豆腐片，经她用酱油变个色，闷成了红艳艳的“蒸肉”，名曰“张飞耍大刀”；那方形的豆腐块，经她用玉米粉一拌，蒸成了“肘子”；那由豆腐渣与糠菜捏成的团子，经她用菜油一炸，变成了“肉丸子”；那过油的豆腐泡，经她与蒜苗混合着一炒，便成了“爆炒肉丁”……母亲做的豆腐宴，是为传统“八大件”，八凉八热菜，热菜中的四荤四素，其“荤菜”全是豆腐变的“肉”，因为色香味形俱佳，吃得乡亲无不叫好。今天，当我在这奇石丛中发现了溪水将石材雕刻的豆腐宴，并看到了母亲当年做出的美味佳肴，我的目光凝滞了，我的心绪飞远了。

你看这柳树护下的巨大石堆，多像一座“金字塔”呀！这并不高大的柳树，因被洪水冲倒、折断，树长不大，但根系却是异常发达，粗的超过树身，细的如同发丝，它们抠于石身，扎于石缝，密而又紧，让大小石头如石榴籽般被紧贴一起。那左抱右搂的树根，拥着或方或圆、或灰或青的石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堡垒。随着根的延伸，这石垒由溪流的正中延伸到两岸。随着两边根系的渐渐变细，边沿的石头渐次被冲走，因而，边上的水道越来越深，中间的石垒越发显高。千万次水冲，千百年水流，使这些或大或小的石头一个个身子光亮，色泽鲜明，永远向苍天、大地和人们呈现着笑脸。而这头可断、身可折而根不死的河柳，不管日月怎么轮回，四季如何更替，始终不舍昼夜地拥抱着她的河石，从而让这一堆河石成了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成了大南沟的一方奇景，成了光耀在凤凰山腰眼上的金字塔。

哦，当你看到这天书、这豆腐、这柳塔，是否会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类的惊叹句一串一串在脑海蹦跳？当我看到柳塔下方，那一处“私塾上课”的石景，我的脑海里呈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这布满山谷的石头，无论是自然生长的还是山上滚落的，或是水流冲来的，其本来面目如这坡地、林间的原石一样，是毛糙的，是粗俗的，是棱角分明的，是粘石带土的，甚至是凶恶、丑陋的；然而，经过水的打磨，它们由粗糙而光滑，由杂乱而规整，且因脱去尘土而质地更加坚硬、除却泥沙容貌焕然一新。这一切的变化，源自于溪水的教化。

你看岩边，那一滴一滴的水滴，正为我们解读着“滴水穿石”的奥秘；请看岩屋，那侧竖的凹字，正为我们讲解着何谓象形文字；再看水平线上，那形如水波的石纹，正在为我们示范着素描、公转与平行线。石虽无言，水亦无语，但水却依据石的可塑性在教化着石头。你看这石皮的一层层蜕变，不正是趋向本质的循道吗？你看这棱角的一天天圆润，不正是走向成熟的进化吗？你看这由此变彼的崭新造型，不正是脱胎换骨的洗心革面吗？你看这乱石丛中的石龟、石象、石狮、石马，不正是石质异化的人格重塑吗？你看这展览于太阳下、山谷中的令人惊讶、与人私语、和人共情的奇石艺术之林，不正是水的教化成果吗？

水从山上来，走着下坡路，是为惠及更多的人畜与田地。这看似降落式的运程，不仅没有贬值，而且在多维升值。这顺手而为、顺势而为的“点石成金”，是其水利主业之外的教化功副业。当其“兼职”功能为我们精心育成了一谷美石，我们在赞叹为师者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要为石头的尊师从师、可教可塑而点赞。由此可见，大南沟这生生不息的溪流，是无论风霜雨雪也初心不改的师魂，而这生机勃发的满谷奇石，就是山石用生命书写给老师的试卷。

石之师，是水。水之艺，是石。当奇石完成了由石到艺的质变，我们由此看到：师之魂，是点石成金。我们亦由此想道：人当如石，终生从师学艺，必会趋向完美；人当如水，既然行走于世，就应让这个世界一天天变好，一点点变美。

当我们欣赏奇石时，其实是在向水致敬。坚硬的岩石能有如此美妙的造化，真当感谢这柔情之水。在南山，因为一条溪水，我偶遇了一沟美石，并读懂了奇石的生命密码。

好友樊光春

紫阳 程楚安

农历三月廿一日，樊光春兄72周岁生日。我们众兄弟为之庆生。

学历初中毕业的樊兄光春早年任紫阳县政府办副主任，任内主编完成了89版《紫阳县志》，全国获奖后调入省方志办，后又从方志学研究转入省社科院从事宗教文化研究。

我是早知其名而不见其人，见到他的时候已是1991年的盛夏，那年我与王官福去西安，我在县建行贷款一万元想买一台松下M7摄像机，记得西安统计学院电教部的聂向东同行，到了樊光春兄住处，一介绍，他一边烧水准备泡茶，而我口渴便嚷道：有酒也行。樊兄便将一瓶西凤酒倒了两碗，我便将一碗酒一饮而尽。樊兄笑道：这人哪是山城小子，分明是梁山好汉！我答：只是大碗喝酒，并没有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樊兄笑答：一会儿便安排酒席吃肉……从此就这样认识了。

樊兄桑梓情结浓厚，常回老家看看，也关心家乡经济社会建设。2000年，时任县委书记许恢佩想在县城三岔路口塑一紫阳真人像，委托我去西安联系雕塑家前来设计，我便先去了樊兄处，他便请时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玉溪道人）题了匾额。后因资金等原因没有建成，而三岔路口也不时塌方，那年又发生了“七一三”洪灾。这以后领导更换，此事便搁下了。2012年后，我与黄振宙受命与樊兄去福建省蒲田察看审建紫阳真人铜像，紫阳在置县500年庆典时在文笔山太极广场上塑立起紫阳真人铜像，樊兄特邀了时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在庆典上致辞。

这以后，县委县政府又请樊光春教授踏勘文笔山，规划建设了悟真观，宫观开光庆典，樊兄请来了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为紫阳祈愿祝福。他还与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协商，确定将第四次道教生态教育论坛在紫阳举行。樊光春教授率先在全国提出了“绿色生态道观”并举行教育论坛，这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并派专员专题采访了樊光春先生。2014年4月7日，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基金会、荷兰渊谷基金向紫阳颁发了“世界绿色历史名城”证书。2017年4月，樊光春邀请国内著名宗教文化学者来紫阳主持了《中国道教史》教材编修工作座谈会。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室主任卢国龙先生来紫阳后说：我们是在纸张上研究道学，而光春兄是把道学建在家乡的土地上。其实，他也是著述颇丰的国内外知名的宗教文化学者，还受县政协委托编著了《紫阳县令小传》。这些年，他除了参与家乡建设，也遍访世界各地，广泛进行文化交流，并在东南亚讲授中华传统文化，也与紫阳籍另一宗教学者李大华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宣读了宗教研究学术论文。

生日的头一天，中央电视台10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了樊光春的采访专题《跟着书本去旅行》。

生日宴上，我们按中国传统分吃了他的长寿面，也按时下流行的仪式吃蛋糕齐唱生日歌，我也举觞祝福老兄吉祥止止，福寿绵绵。

汉江随笔

凤堰梯田

汉阴 黄舟山

一

那天早晨的阳光
被迷离成两岸
左岸有明清时代的梯田
右岸有现代的客家馆藏
在逶迤的秦岭、巴山
在吴家花屋和冯家堡子
我们朗诵着族谱和家训
悠远而嘹亮的民歌
拉近了旖旎的时光
我别着千万朵白云般的徽章
把一些感慨洒满蓝天白云之下
领略到没有遮拦的芬芳

二

这不仅仅是土著吴氏的故乡
我想知道太阳的脸有多红
如果让我再作一次大汗淋漓之旅
我会在稻花飘香时节舞蹈或歌唱
移民生态博物馆藏的奇石瓦当
怎能抹去白云一样的沧桑
客家文化，弥漫久远
也拉长了生生不息的千年梦想

三

当第一缕阳光把大地唤醒
当雄鸡报晓，当列车启鸣
激昂的、粗犷的声音
从山的那边传来，响彻云汉
鸟儿也激动地飞起来了
凤堰的人们在每天的朝阳之下
从这里穿越四海五湖
我有时漫步纵横阡陌
农耕文化和新时代的碰撞
把房屋打扮成游客温馨的港湾
把醇酿、山珍野味和陕南美食
在频频举杯之间
作一次次虔诚地祝福
粗犷的汉子对酒当歌
美丽的姑娘总嫌栈道摇摇晃晃

四

不需要谱曲，也不需要化妆
这些景致宛如秋水绵长
也如汉江东去的缥缈时光
那些大规模的迁徙
载着原始的图腾带着回归的夙愿
把石头、瓦当、古堡和木屋
也把春夏秋冬打造成温暖的万亩梯田
稻花飘香时节
硕果盈枝把我们喊出家门
农事体验和度假观光
游人如织，渲染了村庄

五

我再一次走进你的心房
把农耕时代的文化之旅
把这些天然山水国画
含蓄在弹指挥手间
洞穿二百余载的历史画廊
古典淳朴的民风
从这个窗口慢慢打开
从硒元素中读懂了你的今生
从汉剧中走向远方
我走遍海角天涯
总把这里当成故乡

张竞月 作

瀛湖 第1352期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本刊特选发汉滨区红旗小学池上诗社儿童诗歌，祝愿全市儿童节日快乐！

摘星星

刘存嘉 三年级4班

梦里，我去摘星星
一颗，两颗……
我把它们串成项链
送给我失散多年的
月亮兄弟

书籍

余子健 二年级3班

书籍，像大海
无边无际
一个个字
是一艘艘小船
读着读着
我就长大了

字典

王圣隽 二年级3班

字典是一名
出色的老师
他不用戒尺
也从不唠叨
却把我不认识的字教会了

雪花飘落下来

胡海博 二年级3班

雪花飘落下来
远方打仗的人说
洁白的鸽子呀
我写好了邮件
请带去我的家乡吧

桃花来信了

陈梦圆 二年级1班

叮咚！叮咚！
小兔子连忙打开门
桃花来信了
小兔子，我开花了
你就要当新娘了
快来用我装饰你的花轿
花汁晾干做你的腮红
顺着你的房前屋后
铺满我的花瓣吧
告诉你的伙伴儿
顺着溪水边栽下桃树
粉色的心情就会开遍春天

月亮妈妈

曹子奇 二年级4班

晚上小树睡了
树上小鸟也睡了
月亮睡不着
她在看
还有多少小孩子迷路了

大树妈妈

刘存嘉 三年级4班

大树妈妈个儿高
对着小鸟唱歌谣
风来了，雨来了
摇篮里的小鸟睡着了
大树妈妈个儿高
对着果儿摇啊摇
风来了，雨来了
怀里的果宝宝睡着了

风孩子

杨承羽 三年级1班

风孩子穿上了一双新鞋子
他就到大地的各个角落
撒欢儿去了
跑啊跑
把燥热的土地跑得软酥酥的
风孩子开心地笑了

空中家园

陈勇欣 三年级2班

天空是个大家园
太阳、月亮和星星
都是其中的一员
月亮时圆时缺
那是因为有人开心
有人哭泣
星星呀
听到了彩虹和小鸟的心愿
就要考试的孩子
在白云搭建的凉棚下休息着呢
地上有家园，天上也有家园

莺歌儿

市直 陈和强

莺歌儿本指黄鹂鸟，因其叫声悠扬婉转像好听的歌声，就把黄鹂叫莺歌儿。有成语“莺歌燕语”，我这里说的莺歌儿不是会“鸣翠柳”黄鹂鸟，而是梧桐树结的果实，为什么家乡人把它叫莺歌儿，还真是个谜。

我们家乡把梧桐树叫青桐树，有别于油桐树、毛桐树和法国梧桐树，它长得高大疏朗，通体青翠，树皮光滑细腻，叶子像蒲扇那么大，给人高端大气的感觉，中国民间有俗语“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梧桐是用来形容朝气蓬勃、风流倜傥、人中翘楚的青春美少年的。唐代著名诗人虞世南有诗“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他咏的是蝉，蝉从高大疏朗的梧桐树上将声音传得更远，形容人只要志向远大、品德高尚、能力超群，自然声名远播。

我很多年都不知道在家乡习以为常的青桐树就是民间传说和文人笔下的梧桐树，我们把梧桐树叶叫馍馍叶，无论是夏天的青叶还是秋冬落下的黄叶，铺在蒸笼底蒸馍，都有一种特别的清香。

梧桐的果实长在一个像鸽子又像小船还像古人饮酒用的金樽般的金黄透亮的物件上，两颗有玉米粒大、外表起皱、颜色黑黄的“莺歌儿”，分别长在“鸽子”的两翼。我们小时候到深秋，捡馍馍叶是任务，捡“莺歌儿”是自己实落了。把“莺歌儿”用牙咬或用小石头砸开硬壳，里面有颗绿豆大小白色的仁儿，很好吃，如果大人耐得了性子，把莺歌儿放柴锅里炒熟，味道更香。

那时候院子青桐树很多，但最大两颗都在庄园下汉江河的坎边，西面那树是大妈家的，东边那树是段婆家的，树主干都比水桶粗，直溜溜的有四五米高，树本身就高，又长在高坎之上，显得更加高大，威风凛凛，树大，叶子也大，“莺歌儿”更充实饱满，我们捡馍馍叶、捡“莺歌儿”最爱到这两棵大树下去。

每年过了霜降，青桐树上的馍馍叶和莺歌儿慢慢变得金黄，柿子也成熟了，有善爬树的，爬上大树枝杈，拉上一个横杆固定好，然后将一串串金黄的柿子吊在横杆上，金黄与青翠交相辉映，整个庄院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每当秋风骤起，“莺歌儿”和着硕大的梧桐叶漫天飞舞，成熟是柿饼串像漂亮的玛瑙参差起伏，把高大的梧桐树打扮得如古代翩翩起舞的少年，那空中自由自在的“莺歌儿”，分明在唱着亘古不变的欢歌。